

呻吟語卷四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外篇

天地

濕溫生物濕熱長物燥熱成物淒涼殺物嚴寒養物濕潤
沖和之氣也濕熱蒸發之氣也燥熱燔灼之氣也淒涼
殺氣陰壯而陽微也嚴寒斂氣陰外激而陽內培也五
氣惟嚴寒最仁

渾厚天之道也是故處萬物而忘言然不能無日月星辰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以昭示之是寓精明於渾厚之中

精存則生神精散則生形太乙者天地之神也萬物者天
地之形也太乙不盡而天地存萬物不已而天地受人
亦然

天地只一箇光明故不言而人信

天地不可知也而吾知天地之所生觀其所生而天地之
性情形體俱見之矣是故觀子而知父母觀器而知機
範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造物之模範也

天地之氣化生於不齊而死於齊故萬物參差萬事雜



勢固然耳天地亦主張不得

觀七十二候者謂物知時非也乃時變物耳

天地盈虛消息是一箇套子萬物生長收藏是一副印板
天積氣所成自吾身以上皆天也日月星辰去地八萬四
千里圍於積氣中無纖隔微障徹地光明者天氣清甚
無分毫渣滓耳故曰太清不然雖薄霧輕烟一里外有
不見之物矣

地道好生之至也凡物之有根種者必與之生盡物之分
量盡已之力量不至寒凝枯敗不止也故曰坤稱母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二

四時惟冬是天地之性春夏秋皆天地之情故其生萬物
也動氣多而靜氣少

萬物得天地之氣以生有宜溫者有宜微溫者有宜太溫
者有宜溫而風者有宜溫而濕者有宜溫而燥者有宜
溫而時風時濕者何氣所生則宜何氣得之則長養生
之則傷病氣有一毫之爽萬物陰受一毫之病其宜涼
宜寒宜暑無不皆然飛潛動植蟻蠓之物無不皆然故
天地位則萬物育王道平則萬民遂

六合中洪纖動植之物都是天出氣地出質鎔鑄將出

都要消磨無迹還他故物不怕是金石也要歸於無蓋
從無中生來定要都歸無去譬之一盆水打攪起來大
小浮漚以千萬計原是假借成底少安靜時還化爲一
盆水

先天立命處是萬物自具底天地只是箇生息培養只如
草木原無箇生理天地好生亦無如之何

天地間萬物都是陰陽兩箇共成底其獨得於陰者見陽
必避蝸牛壁蘚之類是也其獨得於陽者見陰必枯夏
枯草之類是也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三

陰陽合時只管合合極則離離時只管離離極則合不極
則不離不合極則必離必合

定則水燥則火吾心自有水火靜則寒動則熱吾身自有
冰炭然則天地之冰炭誰爲之亦動靜爲之一陰生而
宇宙入靜至十月閉塞而成寒一陽生而宇宙入動至
五月薰蒸而成暑或曰五月陰生矣而六月大暑十一
月陽生矣而十二月大寒何也曰陽不極則不能生陰
陰不極則不能生陽勢窮則反也微陰激陽則陽不受
激而愈熾微陽激陰則陰不受激而愈溢氣逼則甚也

至七月正月則陰陽相戰客不勝主衰不勝旺過去者
不勝方來故七月大火西流而金漸生水正月析木用
事而木漸生火蓋陰陽之氣續接非直接直接則絕父
母死而子始生有是理乎漸至非驟至驟至則激五穀
種而能卽熟有是理乎二氣萬古長存萬物四時咸遂
皆續與漸爲之也惟續故不已惟漸故無迹

既有箇陰氣必有聚結故爲月既有箇陽氣必有精華故
爲日晦是月之體本是純陰無光之物其光也映日得
之客也非主也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四

天地原無晝夜日出而成晝日久而成夜星常在天日出
而不顯其光日入乃顯耳古人云星從日生細看來星
不借日之光以爲光嘉靖壬寅日食旣滿天有星當是
時日且無光安能生星之光乎

水靜柔而動剛金動柔而靜剛木生柔而死剛火生剛而
死柔土有剛有柔不剛不柔故金木水火皆從鍾焉得
中故也天地之全氣也

氣自內而之外也吸氣自外而之內也天地之初噓爲
噓蓋爲夏故萬物隨噓而生長天地之初吸爲秋吸

盡爲冬故萬物隨吸而收藏噓者上升陽氣也陽主發
吸者下降陰氣也陰主成噓氣溫故爲春夏吸氣寒故
爲秋冬一噓一吸自開闢以來至混沌之後只是這一
絲氣有毫髮斷處萬物滅天地毀萬物天地之子也一
氣生死無不肖之

風惟知其吹拂而已雨惟知其淋漓而已霜雪惟知其嚴
凝而已水惟知其流行而已火惟知其燔灼而已不足
則屏息而各藏其用有餘則猖狂而各恣其性卒然而
感則强者勝若兩軍交戰相下而後已是故久陰則權
在雨而日月難爲明久旱則權在風而雲雨難爲澤以
至水火霜雪莫不皆然誰爲之曰陰陽爲之陰陽誰爲
之曰自然爲之

陰陽徵應自漢儒穿鑿附會以爲某災祥應某政事最迂

大抵和氣致祥戾氣致妖與作善降祥作惡降殃道理
原是如此故聖人只說人事只盡道理應不應在我不
在我都不管若求一一徵應如鼓答桴堯舜其猶病矣
大抵氣數有一定的有偶然的天地不能違天地亦順
之而已旱而霽水而滌彗孛而禳火而被日月食而救

君子畏天威謹天戒當如是爾若云隨禱輒應則日月盈虧豈係於救不救之間哉大抵陰陽之氣一偏必極勢極必反陰陽乖戾而分故孤陽亢而不下陰則旱無其極陽極必生陰故久而雨陰陽和合而雷故淫陰升而不舍陽則雨無其極陰極必生陽故久而晴草木一衰不至遽茂一茂不至遽衰夫婦朋友失好不能遽合合不至遽乖天道物理人情自然如此是一定的星殞地震山崩雨血火見河清此是偶然底吉凶先見自非常理故臣子以修德望君不必以災異恐之若因災而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六

懼固可修德一有祥瑞便可謂德已足而罷修乎乃若至德回天災祥立應桑穀枯彗星退冤獄釋而驟雨忠心白而反風亦聞有之但曰必然事吾不能確確然信也

氣化無一息之停不屬進就屬退動植之物其氣機亦無一息之停不屬生就屬死再無不進不退而止之理形生於氣氣化沒有底天地定然沒有天地沒有底萬物定然沒有

生氣醇濃渾濁殺氣清爽澄澈生氣牽戀優柔殺氣果決

臆斷生氣寬平溫厚殺氣峻隘涼薄故春氣細縵萬物以生夏氣薰蒸萬物以長秋氣嚴肅萬物以入冬氣閉藏萬物以亡

一呼一吸不得分毫有餘不得分毫不足不得連呼不得連吸不得一呼無吸不得一吸無呼此盈虛之自然也水質也以萬物爲用火氣也以萬物爲體及其化也同歸於無迹水性徐火性疾故水之入物也因火而病水有定氣火無定氣故火附剛則剛附柔則柔水則入柔不入剛也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七

陽不能藏陰不能顯纔有藏處便是陽中之陰纔有顯處便是陰中之陽

水能實虛火能虛實

乾坤是毀底故開闢後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毀底故混沌還成開闢主宰者何元氣是已元氣亘萬億歲年終不磨滅是形化氣化之祖也

天地全不張主任陰陽陰陽全不擺布任自然世之人趨避祈禳徒自苦耳其奪自然者惟至誠

天地發萬物之氣到無外處止收斂之氣到無內處止不

至而止者非本氣不足則客氣相奪也

靜生動長動消靜息息則生生則長長則消消則息

萬物生於陰陽死於陰陽陰陽於萬物原不相干任其自然而已雨非欲潤物旱非欲燥物風非欲撓物雷非欲震物陰陽任其氣之自然而萬物因之以生死耳易稱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另是一種道理不然是天地有心而成化也若有心成化則寒暑災祥得其正乃見天心矣

天極從容故三百六十日爲一嘯吸極次第故溫暑涼寒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八

不驀越而雜至極精明故晝有容光之照而夜有月星極平常寒暑日夜生長收藏萬古如斯而無新奇之調極含蓄併包萬象而不見其滿塞極沈默無所不分明而無一言極精細色色象象條分縷析而不厭其繁極周匝疎而不漏極凝定風雲雷雨變態於胷中悲懼叫號怨德於地下而不惡其擾極通變普物因材不可執爲定局極自然任陰陽氣數理勢之所極所生而已不與極堅耐萬古不易而無欲速求進之心消磨曲折之慮極勤敏無一息之停停極聰明亘古今無一人一事能

欺罔之者極老成有虧欠而不隱藏極知足滿必損盛
必衰極仁慈雨露霜雪無非生物之心極正直始終計
量未嘗養人之奸容人之惡極公平抑高舉下貧富貴
賤一視同仁極簡易無瑣屑曲局示人以繁難極雅淡
青蒼自若更無炫飾極靈爽精誠所至有感必通極謙
虛四時之氣常下交極正大擅六合之恩威而不自有
極誠實無一毫偽妄心虛假事極有信萬物皆任之而
不疑故人當法天人天所生也如之者存反之者亡本
其氣而失之也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九

春夏後看萬物繁華造化有多少淫巧多少發揮多少張
大元氣安得不斲喪機緘安得不窮盡此所以虛損之
極成否塞成混沌也

形者氣之橐囊也氣者形之線索也無形則氣無所憑藉
以生無氣則形無所鼓舞以爲生形須臾不可無氣氣
無形則萬古依然在宇宙間也

要知道雷霆霜雪都是太和

濁氣醇清氣瀉濁氣厚清氣薄濁氣同清氣分濁氣溫清
氣寒濁氣柔清氣剛濁氣陰清氣陽濁氣豐清氣膏濁

氣甘清氣苦濁氣喜清氣惡濁氣榮清氣枯濁氣融清
氣孤濁氣生清氣殺

一陰一陽之謂道二陰二陽之謂駁陰多陽少陽多陰少
之謂偏有陰無陽有陽無陰之謂孤一陰一陽乾坤兩
卦不二不雜純粹以精此天地中和之氣天地至善也
是道也上帝降衷君子衷之是故繼之卽善成之爲性
更無偏駁不假修爲是一陰一陽屬之君子之身矣故
曰君子之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之
謂偏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謂駁至於孤氣所生大乖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十

常理孤陰之善慈悲如母惡則險毒如虺孤陽之善嫉
惡如讎惡則凶橫如虎此篇夫子論性純以善者言之
與性相近也稍稍不同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漸故能成故能久所以成物悠者漸
之象也久者漸之積也天地萬物不能頓也而况於人
乎故悟能頓成不能頓

盛德莫如地萬物於地惡道無以加矣聽其所爲而莫之
憾也負荷生成而莫之厭也故君子卑法地樂莫大焉
日正午月正圓一呼吸間耳呼吸之前未午未圓呼吸之

後午過圓過善觀中者此亦足觀矣

中和之氣萬物之所由以立命者也故無所不宜偏盛之氣萬物之所由以盛衰者也故有宜有不宜

祿位名壽康寧順適子孫賢達此天福人之大權也然嘗輕以與人所最靳而不輕以與人者惟名福善禍淫之言至名而始信大聖得大名其次得名視德無分毫爽者惡亦然祿位壽康在一身名在天下祿位壽康在一時名在萬世其惡者備有百福惡名愈著善者備嘗艱苦善譽日彰桀紂幽厲之名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十一

固天道報應之微權也天之以百福予人者恃有此耳彼天下萬世之所以仰慕欽承疾惡笑罵其禍福固不小也

以理言之則當然者謂之天命有德討有罪奉三尺無私是已以命言之則自然者謂之天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定於有生之初是已以數言之則偶然者謂之天會逢其適偶值其際是已

造物之氣有十有中氣有純氣有雜氣有戾氣有似氣有
大氣有細氣有閒氣有變氣有常氣皆不外於五行中

氣五行均調精粹之氣也人鍾之而爲堯舜禹文周孔
物得之而爲麟鳳之類是也純氣五行各異純一之氣
也人得之而爲伯夷伊尹柳下惠物得之而爲龍虎之
類是也雜氣五行交亂之氣也戾氣五行虧惡之氣也
似氣五行假借之氣也大氣旁薄渾淪之氣也細氣纖
蒙浮渺之氣也閒氣積久充溢會合之氣也變氣偶爾
遭逢之氣也常氣流行一定之氣也萬物各有所受以
爲生萬物各有所屬以爲類萬物不自由也惟有學問
之功變九氣以歸中氣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三

火性發揚水性流動木性條暢金性堅剛土性重厚其生
物也亦然

太和在我則天地在我何動不滅何往不得

彌六合皆動氣之所爲也靜氣一粒伏在九地之下以胎
之故動者靜之死鄉靜者動之生門無靜不生無動不
死靜者常施動者不還發大造之生氣者動也耗大造
之生氣者亦動也聖人主靜以涵元理道家主靜以蓄
元氣

萬物發生皆是流於既溢之餘萬物收斂皆是勞於既極

之後大地一歲一呼吸而萬物隨之

大地萬物到頭來皆歸於母故水火金木有盡而土不盡何者水火金木氣盡於天質盡於地而土無可盡故真氣無歸真形無藏萬古不可磨滅滅了更無開闢之時所謂混沌者真氣與真形不分也形氣混而生天地形氣分而生萬物

天欲大小人之惡必使其惡常得志彼小人者惟恐其惡之不遂也故貪天禍以至於亡

自然謂之天當然謂之天不得不然謂之天陽亢必旱久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三

旱必陰久陰必雨久雨必晴此之謂自然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夫唱婦隨兄弟恭此之謂當然小役大弱役強貧役富賤役貴此之謂不得不然

心就是天欺心便是欺天事心便是事天更不須向蒼蒼上面討

天者未定之命命者已定之天天者大家之命命者各物之天命定而吉凶禍福隨之也由不得天天亦再不照管

天地萬物只是一氣聚散更無異

形者氣所附以爲凝

結氣者形所託以爲運動無氣則形不存無形則氣不
住

天地既生人物則人物各具一天地天地之天地由得天
地人物之天地由不得天地人各任其氣質之天地至
於無涯枯其降衷之天地幾於澌盡天地亦無如之何
也已其吉凶禍福率由自造天何尤乎而怨之

吾人渾是一天故日用起居食息念念時時事事便當以
天自處

朱子云天者理也余曰理者天也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四

有在天之天有在人之天有在天之先天太極是已有在
天之後天陰陽五行是已有在人之先天元氣元理是
已有在人之後天血氣心知是已

問天地開闢之初其狀何似曰未易形容因指齋前盆沼
令滿貯帶沙水一盆投以瓦礫數小塊雜穀豆升許令
人攪水渾濁曰此是混沌未分之狀待三日後再來看
開闢至日而濁者清矣輕清上浮曰此是天開於子沈
底渾泥此是地闢於丑中間瓦礫出露此是山陵是時
穀豆芽生月餘而水中小蟲浮沈奔逐此是人與萬物

生於寅徹底是水天包乎地之象也地從上下故山上
銳而下廣象量穀堆也氣化日繁華日廣侈日消耗萬
物毀而生機微天地雖不毀至亥而又成混沌之世矣
雪非薰蒸之化也天氣上升地氣下降是乾涸世界矣然
陰陽之氣不交則絕故有留滯之餘陰始生之嫩陽往
來交結久久不散而迫於嚴寒遂爲雪爲霰白者少陰
之色也水之母也盛則爲雪微則爲霜冬月片瓦牛甎
之下著濕地皆有霜陰氣所呵也土乾則否

兩閒氣化總是一副大蒸籠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五

天地之於萬物因之而已分毫不與焉

世界雖大容得千萬人忍讓容不得一兩箇縱橫

天地之於萬物原是一貫

輕清之氣爲霜露濃濁之氣爲雲雨春雨少者薰蒸之氣
未濃也春多雨則洩夏之氣而夏雨必少夏多雨者薰
蒸之氣有餘也夏少雨則積氣之餘而秋雨必多此謂
氣之常耳至於有霽潦之年必有亢陽之年則數年總
計也蜀中之漏天四時多雨雲中之高地四時多旱吳
下之水鄉黃梅之雨爲多則四方互計也總之一箇陰

陽一般分數先有餘則後不足此有餘則彼不足均則各足是謂太和太和之歲九有皆豐

冬者萬物之夜所以待勞倦養精神者也春生夏長秋成而不培養之以冬則萬物之滅久矣是知大冬嚴寒所以仁萬物也愈嚴疑則愈收斂愈收斂則愈精神愈精神則生發之氣愈條暢譬之人須要安歇今夜能熟睡則明日必精神故曰冬者萬物之所以歸命也

按天地篇舊凡六十四則兩閒氣化以下四則據陸本補輕清之氣以下二則據陳本補

呻吟語

卷四 天地

世運

六

勢之所在天地聖人不能違也勢來時卽摧之未必遽壞勢去時卽挽之未必能回然而聖人每與勢忤而不肯甘心從之者人事宜然也

世人賤老而聖王尊之世人棄愚而君子取之世人恥貧而高士清之世人厭淡而智者味之世人惡冷而幽人寶之世人薄素而有道者尚之悲夫世之人難與言矣壞世教者不是宦官宮妾不是農工商賈不是衙門市井不是夷狄

口昔盛時民自飽煖之外無過求自利用之外無異好安
身家之便而不悉耳目之欲家無奇貨人無玩物餘珠
玉於山澤而不知寶贏繭絲於箱篋而不知繡偶行於
途而知貴賤之等創見於席而知隆殺之理農於桑麻
之外無異聞士於禮義之外無羨談公卿大夫於勸課
訓迪之外無簿書知官之貴而不知爲民之難知貧之
可憂而不知人富之可嫉夜行不以兵遠行不以餽施
人者非欲其我德施於人者不疑其欲我之德訢訢渾
渾其時之春乎其物之胚蘗乎吁可想也已

聖吟語

卷四 世運

七

伏羲以前是一截世道其治任之而已已無所與也五帝
是一截世道其治安之而已不擾民也三王是一截世
道其治正之而已不使縱也秦以後是一截世道其治
劫之而已愚之而已不以德也

世界一般是唐虞時世界黎民一般是唐虞時黎民而治
不古若非氣化之罪也

終極與始接困極與亨接

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義世界三王是禮義世界春
秋是威力世界戰國是智巧世界漢以後是勢利世界

士鮮衣美食浮談怪說玩日愒時而以農工爲村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學態袖手樂遊而以勤儉爲羞辱官盛從豐供繁文縟節奔逐世態而以教養爲迂腐世道可爲傷心矣

喜殺人是泰愁殺人也泰泰之人昏惰侈肆泰之事廢墜寬罷泰之風紛華驕蹇泰之前如上水之篙泰之世如高竿之頂泰之後如下坂之車故否可以致泰泰必至於否故聖人憂泰不憂否否易振泰難持

世之衰也卑幼賤微氣高志肆而無上子弟不知有父母

呻吟語

卷四 世運

六

婦不知有舅姑後進不知有先達士民不知有官師郎署不知有公卿偏裨軍士不知有主帥目空空而氣勃勃恥於分義而敢於陵駕嗚呼世道至此未有不亂不亡者也

節文度數聖人之所以防肆也偽禮文不如真愛敬真簡率不如偽禮文偽禮文猶足以成體真簡率每至於踰閑僞禮文流而爲象恭滔天真簡率流而爲禮法掃地七賢八達簡率之極也與世牛馬而晉囚以亡近世士風崇尚簡率蕩然無檢嗟嗟吾莫知所終矣

天下之勢頓可爲也漸不可爲也頓之來也驟驟多無根
漸之來也深深則難撼頓著力在終漸著力在始

造物有涯而人情無涯以有涯足無涯勢必爭故人人知
足則天下有餘造物有定而人心無定以無定撼有定
勢必敗故人人安分則天下無事

天地有真氣有似氣故有鳳皇則有昭明有粟穀則有稂
莠兔葵似葵燕麥似麥野菽似菽槐藍似槐之類人亦
然皆似氣之所鍾也

六合是簡情世界萬物生於情死於情至人無情聖人調

呻吟語

卷四

世運

九

情君子制情小人縱情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
矣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
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尙正直今之居官也尙媮阿

任俠氣質皆賢者也使入聖賢繩墨皆光明俊偉之人世
教不明紀法陵替使此輩成此等氣習誰之罪哉

世界畢竟是吾儒世界雖二氏之教雜出其間而紀綱法
度教化風俗都是二帝三王一派家數卽百家並出只

要主僕分明所謂元氣充實卽風寒入肌瘡瘍在身終非危症也

一種不萌芽六塵不締構何須度萬眾成羅漢三千九邊無夷狄四海無奸雄只宜銷五兵鑄金人十二

校世運篇舊凡十五則六合是情世界一則據陸本補變民風易四則據陳本補一種不萌芽一則據文

集補

聖賢

孔子是五行造身兩儀成性其餘聖人得金氣多者則剛

呻吟語

卷四

聖賢

三

明果斷得水氣多者則朴素質直得火氣多者則發揚奮迅得水氣多者則明徹圓融得土氣多者則鎮靜渾厚得陽氣多者則光明軒豁得陰氣多者則沈默精細氣質既有所限雖造其極終是一偏底聖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節目耳

孔顏窮居不害其爲仁覆天下何則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聖人不落氣質賢人不渾厚使直方便著了氣質色相聖

人不帶風土賢人生燕趙則慷慨生吳越則寬柔就染
了風土氣習

性之聖人只是箇與理相忘與道爲體不待思維橫行直
撞恰與時中脗合反之聖人常常小心循規蹈矩前望
後顧才執得中字稍放鬆便有過不及之差是以希聖
君子心上無一時任情恣意處

聖人一聖人全一則獨詣其極全則各臻其妙惜哉至人
有聖人之功而無聖人之全者囿於見也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己也非以其能勝人也于路不勝

呻吟語

卷四 聖賢

三

其好勇之私是爲勇字所伏終不成箇剛者聖門稱剛
者誰吾以爲恂恂之顏子其次魯鈍之曾子而已餘無
聞也

天下一古今一條大路曰大中至正是天造地設底這箇路
上古今不多幾人走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
其餘識得底周程張朱雖走不到盡頭畢竟是這路上
人將這箇路來比較古今人雖伯夷伊惠也是異端更
那說那佛老楊墨陰陽術數諸家若論箇分曉伯夷伊
惠是旁行底佛老楊墨是斜行底陰陽星數是歧行底

本原處都從正路起卻念頭一差走下路去愈遠愈謬所以說異端言本原不異而發端異也何也佛之虛無是吾道中寂然不動差去老之無爲是吾道中守約施博差去爲我是吾道中正靜自守差去兼愛是吾道中萬物一體差去陰陽家是吾道中敬授人時差去術數家是吾道中至誠前知差去看來大路上人時爲佛時爲老時爲楊時爲墨時爲陰陽術數是合數家之所長岔路上人佛是佛老是老楊是楊墨是墨陰陽術數是陰陽術數殊失聖人之初意譬之五味不適均不可以專用也四時不錯行不可以專令也

聖人之道不奇纔奇便是賢者

戰國是箇慘酷底氣運巧僞底世道君非富強之術不識臣非功利之策不行六合正氣獨鍾在孟子身上故任當時疾世太嚴憂民甚切

清任和時是孟子與四聖人議定底謚法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是子思作仲尼底真語

聖賢養得天所賦之理完仙家養得天所賦之氣完然出陽脫散仙家未嘗不死特畱得此氣常有性盡道至聖

賢未嘗不死只是爲此理常存若修短存亡則又係乎
氣質之厚薄聖賢不計也

賢人之言視聖人未免有病此其大較耳可怪俗儒見說
是聖人語便回護其短而推類以求通見說是賢人之
言便洗索其疵而深文以求過設有附會者從而欺之
則陽虎優孟皆失其真而不免徇名得象之譏矣是故
儒者要認理理之所在雖狂夫之言不異於聖人聖人
豈無出於一時之感而不可爲當然不易之訓者哉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出

呻吟語

卷四

聖賢

三

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
趁不滿勢分不可強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
聖人身囿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邊
覺足了便不是堯舜

伊尹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憐底伯夷看天下人無一
箇不是可惡底柳下惠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與底
浩然之氣孔子非無但用底妙耳孟子一生受用全是這
兩字我嘗云孟子是浩然之氣孔子是渾然之氣渾
是浩然底歸宿浩然是渾然底作用惜也孟子云夫君子

渾然耳

聖學專責人事專言實理

二女試舜所謂書不可盡信也且莫說立德升聞四岳共薦以聖人遇聖人一見而人品可定一語而心理相符又何須試卽帝艱知人還須一試假設舜不能諧二女將若之何是堯輕視骨肉而以二女爲市貨也有是哉自古功業惟孔孟最大且久時雍風動今日百姓也沒受用處賴孔孟與之發揮而堯舜之業至今在

堯舜周孔之道如九達之衢無所不通如代明之日月無呻吟語

卷四

聖賢

丙

所不照其餘有所明必有所昏夷尹柳下惠昏於清任和佛氏昏於寂老氏昏於膏楊氏昏於義墨氏昏於仁管商昏於法其心有所向也譬之鵲鳩知南其心有所厭也譬之盍且惡夜豈不純然成一家人物竟是偏氣堯舜禹文周孔振古聖人無一毫偏倚然五行所鍾各有所厚畢竟各人有各人氣質堯敦大之氣多舜精明之氣多禹收斂之氣多文王柔嘉之氣多周公文爲之氣多孔子莊嚴之氣多熟讀經史自見若說天縱聖人如太和元氣流行畧不沾著一些四時之氣純是德性用

事不落一毫氣質則六聖人須索一箇氣象無毫髮不同方是

讀書要看聖人氣象性情鄉黨見孔子氣象十九至其七情如同非助我牛刀割雞見其喜處由之瑟由之使門人爲臣慙然於沮溺之對見其怒處喪予之慟獲麟之泣見其哀處侍側言志之間與人歌和之時見其樂處山梁雌雉之嘆見其愛處斥由之佞答子貢君子有惡之語見其惡處周公之夢東周之想見其欲處便見他發而皆中節處

呻吟語

卷四

聖賢

五

費宰之辭長府之止看閔子議論全是一箇機軸便見他和悅而諍處人論事之法莫妙於閔子天生底一段中平之氣

聖人妙處在轉移人不覺賢者以下便露圭角費聲色做出來只見張皇

或問孔孟周流到處欲行其道似技養底曰聖賢自家看底分數真天生出我來抱千古帝王道術有旋乾轉坤手段只兀兀家居甚是自負所以徧行天下以求遇夫可行之君旣而天下皆無一遇猶有九夷浮海之思公

山佛胥之往夫子豈真欲如此只見吾道有起死回生
之力天下有垂死欲生之民必得君而後術可施也譬
之他人孺子入井與己無干既在井畔又知救法豈忍
袖手

明道答安石能使愧屈伊川答子由遂激成三黨可以觀
二公所得

休作世上另一種人形一世之短聖人也只是與人一般
纔使人覺異樣便不是聖人

平生不作圓轉態此是丈夫能輒而不失剛方之氣此是

呻吟語

卷四

聖賢

五

大丈夫聖賢之所以分也

聖人於萬事也以無定體爲定體以無定用爲定用以無
定見爲定見以無定守爲定守賢人有定體有定用有
定見有定守故聖人爲從心所欲賢人爲立身行己自
有法度

聖賢之私書可與天下人見密事可與天下人知不意之
言可與天下人聞暗室之中可與天下人窺

好問好察時著一我字不得此之謂能忘執兩端時著一
人字不得此之謂能定欲見之施行畧無人已之嫌此

之謂能化

無過之外更無聖人無病之外更無好人賢智者於無過之外求奇此道之賊也

積愛所移雖至惡不能怒狃於愛故也積惡所習雖至感莫能回狃於惡故也惟聖人之用情不狃

聖人有功於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盡人事也不言天命非不知回天無力人事當然成敗不暇計也

或問狂者動稱古人而行不掩言無乃行不顧言乎孔子奚取焉曰此與行不顧言者人品懸絕譬之於射立拱

呻吟語

卷四 聖賢

三

把於百步之外九矢參連此養由基能事也孱夫拙射引弦之初亦望拱把而從事焉卽發不出十步之遠中不近方丈之鵠何害其爲志士又安知日關弓月抽矢白首終身有不爲由基者乎是故學者貴有志聖人取有志狃者言尺行尺見寸守寸孔子以爲次者取其守之確而恨其志之隘也今人安於凡陋惡彼激昂一切以行不顧言沮之又甚者以言是行非謗之不知聖人豈有一蹴可至之理希聖人豈有一朝徑頓之術只有有志而廢於半途未有無志而能行跬步者或曰不

而躬行何如曰此上智也中人以下須要講求博學
問明辨與同志之人相砥礪奮發皆所以講求之也安
得不言若行不顧言則言如此而行如彼口古人而心
衰世豈得與狂者同日語哉

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此有道之言也但法度自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以來只有一箇譬如律令一般天下古
今所共守者若家自爲律人自爲令則爲伯夷伊尹柳
下惠之法度故以道爲法度者時中之聖以氣質爲法
度者一偏之聖

呻吟語

卷四 聖賢

天

聖人是物來順應眾人也是物來順應聖人之順應也從
廓然大公來故言之應人如響而脗合乎當言之理行
之應物也如取諸宮中而脗合乎當行之理眾人之順
應也從任情信意來故言之應人也好莠自口而鮮與
理合事之應物也可否惟欲而鮮與理合君子則不然
其不能順應也不敢以順應也議之而後言言猶恐尤
也擬之而後動動猶恐悔也卻從存養省察來噫今之
物來順應者人人是也果聖人乎可哀也已

聖人與眾人一般只是盡得眾人底道理其不同者乃眾

人自異於聖人也

天道以無常爲常以無爲爲爲聖人以無心爲心以無事爲事

萬物之情各求自遂者也惟聖人之心則欲遂萬物而忘

自遂

爲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恐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聖人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來修補比至終年晚歲纔得乾淨成就了

一箇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故曰湯武反之也曰反則未反之前便有許多欠缺處今人有過便甘自棄以爲不可復入聖人境域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爲有過哉只看歸宿處成箇甚人以前都饒得過

聖人低昂氣化挽回事勢如調劑氣血損其侈不益其強補其虛不甚其弱要歸於平而已不平則偏偏則病大偏則大病小偏則小病聖人雖欲不平不可得也

聖人絕四不惟纖塵微障無處著腳卽萬理亦無作用處所謂順萬事而無情也

聖人胸中萬理渾然寂時則如懸衡鑑感之則若決江河

呻吟語

卷四 聖賢

完

未有無故自發一善念善念之發胸中不純善之故也
故惟有旦晝之梏亡然後有夜氣之清明聖人無時不
夜氣是以胸中無無故自見光景

法令所行可以使土偶奔趨惠澤所浸可以使枯木萌蘖
教化所孚可以使鳥獸伏馴精神所極可以使鬼神感
格吾必以爲聖人矣

聖人不強人以太難只是撥轉他一點自然底肯心

參贊化育底聖人雖在人類中其實是箇活天吾嘗謂之
人天

呻吟語

卷四 聖賢

三

孔子只是一箇通通外更無孔子

聖人不隨氣運走不隨風俗走不隨氣質走

聖人平天下不是夷由填海高一寸還他一寸低一分還
他一分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不可知可知之祖也無不可知做
可知不出無可知則不可知何所附屬

只爲多了這知覺便生出許多情緣添了許多苦惱落花
飛絮豈無死生他只恁委和委順而已或曰聖學當如
堯乎曰富貴貧賤壽夭寵辱聖人未嘗不落花落花飛絮之

耳雖有知覺心不爲知覺苦

聖人心中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內省不疚既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卻是畏天命悲人窮也

定靜安慮聖人無一刻不如此或曰喜怒哀樂到面前何如曰只恁喜怒哀樂定靜安慮胸次無分毫加損

有相予者謂面上部位多貴處處指之予曰所憂不在此也汝相予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相予兩肩要擔當得天下事相予兩腳要踏得萬事定雖不貴予奚憂不然予有愧於面也

呻吟語

卷四 聖賢

三

物之入物者染物入於物者染於物惟聖人無所入萬物亦不得而人之惟無所入故無所不入惟不爲物入故物亦不得而離之

人於喫飯穿衣不曾說我當然不得不然至於五常百行卻說是當然不得不然又竟不能然

孔子七十而後從心六十九歲未敢從也眾人一生只是從心從心安得好聖學戰戰兢兢只是降伏一箇從字不曰戒慎恐懼則曰憂

勿勵防其從也豈無樂時樂

也只是樂天眾人之樂則異是矣任意若不離道聖賢性不與人殊何苦若此

日之於萬形也鑑之於萬象也風之於萬籟也尺度權衡之於輕重長短也聖人之於萬事萬物也因其本然付以自然分毫我無所與焉然後感者常平應者常逸喜亦天怒亦天而吾心之天如故也萬感動勦眾動輒轉而吾心之天如故也

平生無一事可瞞人此是大快樂

堯舜雖是生知安行然堯舜自有堯舜工夫學問但聰明

呻吟語

卷四 聖賢

三

睿智千百眾人豈能不資見聞不待思索朱文公云聖人生知安行更無積累之漸聖人有聖人底積累豈儒者所能測識哉

聖人不矯

聖人一無所昏

孟子謂文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雖非文王之心最看得時勢定文王非利天下而取之亦非惡富貴而逃之順天命之子奪聽人心之向背而我不與焉當是時三分天下纔有其二卽武王亦動手不得若三分天下

有其三卽文王亦束手不得勺之詩曰遵養時晦時純
熙矣是用大介天命人心一毫假借不得商家根深蒂
固須要失天命人心到極處周家積功累仁須要收天
命人心到極處然後得失界限決絕潔淨無一毫黏帶
如瓜熟自落栗熟自墜不待剝摘之力且莫道文王時
動得手卽到武王時紂又失了幾年人心武王又收了
幾年人心牧誓武成取得何等費唇舌多土多方守得
何等耽驚怕則武王者生摘剝剝之所致也又譬之瘡
落痂雖出卵爭一刻不得若文王到武王時定不犯手
或讓位微箕爲南河陽城之避徐觀天命人心之所屬
屬我我不卻之使去不屬我我不招之使來安心定志
任其自去來耳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使安受二分之
歸不惟至德有損若紂發兵而問叛人卽不勝文王將
何辭雖萬萬出文王下者亦不敢安受商之叛國也用
是見文王仁熟智精所以爲宣哲之聖也

湯禱桑林以身爲犧此史氏之妄也按湯世十八年旱至
二十三年禱桑林責六事於是旱七年矣天乃雨夫農
事冬旱不禁三月夏旱不禁十日使湯待七年而後禱

則民已無子遺矣何以爲聖人卽湯以身禱而天不雨將自殺與是絕民也將不自殺與是要天也湯有一身能供幾禱天雖享祭寧欲食湯哉是七年之間歲歲有旱未必不禱歲歲禱雨未必不應六事自責史臣特紀其一時然耳以人禱斷斷乎其無也

伯夷見冠不正望望然去之何不告之使正柳下惠見袒裼裸裎而由由與偕何不告之使衣故曰不夷不惠君子居身之珍也

亘古五帝三王不散之精英鑄成一箇孔子餘者猶成顏

呻吟語

卷四 聖賢

語

曾以下諸賢至思孟而天地純粹之氣索然一空矣春秋戰國君臣之不肖也宜哉後乎此者無聖人出焉靳孔孟諸賢之精英而未盡洩與

周子謂聖可學乎曰無欲愚謂聖人不能無欲七情中合下有欲孔子曰己欲立欲達孟子有云廣土眾民君子欲之天欲不可無人欲不可有天欲公也人欲私也周子云聖無欲愚云不如聖無私此二字者三氏之所以異也

聖人沒自家底見識

對境忘情猶分彼我聖人可能入塵不染則境我爲一矣
而渾然無點染所謂入水不溺入火不焚非聖之至者
不能也若塵爲我役化而爲一則天矣

聖人學問只是人定勝天

聖人之私公眾人之公私

聖人無夜氣

衣錦尙絀自是學者作用聖人無尙

聖王不必天而必我我之天定而天之天隨之

生知之聖人不長進

呻吟語

卷四 聖賢

三

學問到孔子地位才算得箇通通之外無學問矣

聖人嘗自視不如人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非聖人之過

虛也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其一才一智未必皆出聖人

下也以聖人無所不能豈無一毫之未至以眾人之無

所能豈無一見之獨精以獨精補未至固聖人之所樂

取也此聖人之心日歉然不自滿足日汲汲然不已於

取善也

不示人以難法其所行者天下萬世之可能者也其

言者天下萬世之可知者也非聖人貶以徇人也聖

人雖欲行其所不能言其所不知而不可得也道本如是其易知易從也

按聖賢篇舊凡六十六則周子謂聖可學乎以下十

則據陸本補

陸氏原補十一則今按聖人因蛛而知網罟一則原書物理篇已載

聖人

嘗自視不如人以下二則據陳本補

品藻

獨處看不破忽處看不破勞倦時看不破急遽倉卒時看不破驚憂驟感時看不破重大獨當時看不破吾必以

爲聖人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美

聖人做出來都是德性賢人做出來都是氣質眾人做出來都是習俗小人做出來都是私欲

漢儒雜道宋儒隘道宋儒自有宋儒局面學者若入道且休著宋儒橫其胸中只讀六經四書而體玩之久久胸次自是不同若看宋儒先看濂溪明道

一種人難悅亦難事只是度量褊狹不失爲君子一種人易事亦易悅這是貪污軟弱不失爲小人

爲小人所薦者辱也爲君子所棄者恥也

小人有恁一副邪心腸便有一段邪見識有一段邪見識

便有一段邪議論有一段邪議論便引一項邪朋黨做
出一番邪舉動其議論也援引附會儘成一家之言攻
之則圓轉遷就而不可破其舉動也借善攻善匿惡濟
惡善爲騎牆之計擊之則疑似牽纏而不可斷此小人
之尤而借君子之迹者也此藉君子之名而濟小人之
私者也亡國敗家端是斯人若明白小人剛戾小人這
都不足恨所以易惡陰柔陽只是一箇惟陰險伏而多
端變幻而莫測駁雜而疑似譬之光天化日黑白分明
人所共見暗室晦夜多少埋伏多少類象此陰陽之所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三

以別也虞廷黜陟惟曰幽明其以是夫

富於道德者不矜事功矜事功道德不足也富於心得
者不矜聞見矜矜聞見心得不足也文藝自多浮薄之
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人者皆可憐也而雄
富貴者更不數於丈夫行彼其冬烘盛大之態皆君子
之所欲嘔者也而彼且志驕意得可鄙孰甚焉

士君子在塵世中擺脫得開不爲所束縛擺脫得淨不爲
所污穢此之謂天挺人豪

藏名遠利夙夜汲汲乎實行者聖人也爲名修爲利勸夙

夜汲汲乎實行者賢人也不占名標不尋利孔氣昏志
惰荒德廢業者眾人也炫虛名漁實利而内存狡獪之
心陰爲鳥獸之行者盜賊也

圈子裏幹實事賢者可能圈子外幹大事非豪傑不能或
曰圈子外可幹乎曰世俗所謂圈子外乃聖賢所謂性
分內也人守一官官求一稱內外皆若人焉天下可庶
幾矣所謂圈子內幹實事者也心切憂世志在匡時苟
利天下文法所不能拘苟計成功形迹所不必避則圈
子外幹大事者也識高千古慮周六合挽末世之頹風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美

還先王之雅道使海內復嘗秦漢以前之滋味則又圈
子以上人矣世有斯人乎吾將與之共流涕矣乃若硜
硜狙眾見惴惴循弊規威儀文辭燦然可觀勤慎謙默
居然寡過是人也但可爲高官耳世道奚賴焉

達人落葉窮通浮雲生死高士睥睨古今玩弄六合聖人
古今一息萬物一身眾人塵棄天真醒集世味

陽君子取禍陰君子獨免陽小人取禍陰小人得福陽君
子剛正直方陰君子柔嘉溫厚陽小人暴戾放肆陰小

人奸回智巧

古今士率有三品上士不好名中士好名下士不知好名
上士重道德中士重功名下士重辭章斗筭之人重富貴
人流品格以君子小人定之大率有九等有君子中君子
才全德備無往不宜者也有君子優於德而短於才者
也有善人恂雅溫樸僅足自守識見雖正而不能自決
躬行雖力而不能自保有眾人才德識見俱無足取與
世浮沈趨利避害碌碌風俗中無自表異有小人偏氣
邪心惟己私是殖苟得所欲亦不害物有小人中小人
貪殘陰狠恣意所極而才足以濟之斂怨怙終無所顧
咄吟語

卷四 品藻

堯

忌外有似小人之君子高峻奇絕不就俗檢然規模弘
遠小疵常類不足以病之有似君子之小人老詐濃文
善藏巧借爲天下之大惡占天下之大名事幸不敗當
時後世皆爲所欺而竟不知者有君子小人之閒行亦
近正而偏語亦近道而雜學圓通便近於俗尙古樸則
入於腐寬便姑息嚴便猛鷲是人也有君子之心有小
人之過者也每至害道學者戒之

有俗檢有禮檢有通達有放達君子通達於禮檢之中騷
士放達於俗檢之外世之無識者專以小節細行定人

品大可笑也

上才爲而不爲中才只見有爲下才一無所爲

心術平易制行誠直語言疏爽文章明達其人必君子也
心術微蹶制行詭祕語言吞吐文章晦澀其人亦可知

矣

有過不害爲君子無過可指底真則聖人僞則大奸非鄉
愿之媚世則小人之欺世也

從欲則如附羶見道則若嚼蠟此下愚之極者也

有涵養人心思極細雖應倉卒而胸中依然暇豫自無麤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學

疎之病心麤便是學不濟處

功業之士清虛者以爲粗才不知堯舜禹湯皋夔稷契功
業乎清虛乎飽食煖衣而工騷墨之事話玄虛之理謂
勤政事者爲俗吏謂工農桑者爲鄙夫此敝化之民也
堯舜之世無之

觀人括以五品高正雜庸下獨行奇識曰高品賢智者流
擇中有執曰正品聖賢者流有善有過曰雜品勸懲可
用無短無長曰庸品無益世用邪僞二種曰下品慎無
用之

氣節信不過人有出一時之感慨則小人能爲君子之事
有出於一念之剽竊則小人能盜君子之名亦有初念
甚力久而屈其雅操當危能奮安而喪其平生者此皆
不自涵養中來若聖賢學問至死更無破綻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毆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
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燂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
些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惑其一偏每擊節嘆服信
以終身吁難言也

眾惡必察是仁者之心不仁者聞人之惡喜談樂道疎薄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聖

者聞人之惡深信不疑惟仁者知惡名易以汚人而作
惡者之好爲誣善也既察爲人所惡者何人又察言者
何心又察致惡者何由耐心畱意獨得其眞果在位也
則信任不疑果不在位也則舉辟無貳果爲人所中傷
也則扶救必力嗚呼此道不明久矣

黨錮諸君只是褊淺無度量身當濁世自處清流譬之涇
渭不言自別正當遵海濱而處以待天下之清也卻乃
名檢自負氣節相高志滿意得卑視一世而踐踏之譏
謗權勢而狗彘之使人畏忌奉承愈熾愈驕積津要之

怒潰權勢之毒一朝而成載胥之凶其死不足惜也詩
稱明哲保身孔稱默足有容免於刑戮豈貴貨清市直
甘鼎鑊如飴哉申陳二子得之郭林宗幾矣顧廚俊及
吾道中之罪人也僅愈於卑污耳若張儉則又李膺范
滂之罪人可誅也夫

問嚴子陵何如曰富貴利達之世不可無此種高人但朋
友不得加於君臣之上五臣與舜同僚友今日比肩明
口北面而臣之何害其爲聖人若有用世之才抱憂世
之志朋時之所講求正欲大行竟施以康天下孰君孰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聖

臣正不必爾如欲遠引高蹈何處不可藏身便不見光
武也得既見矣猶友視帝而加足其腹焉怨道理不當
如是若光武者則大矣

見是賢者就著意回護雖有過差都向好邊替他想見是
不賢者就著意搜索雖有偏長都向惡邊替他想自宋
儒以來率坐此失大段都是箇偏識見所謂好而不知
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惟聖人便無此失只是此心虛
平

蘊藉之士深沈負荷之士弘重幹旋之士圓通康濟之士

精敏反是皆凡才也卽聰明辯博無補焉

君子之交怕澆小人之交怕合斯二者禍人之國其罪均也

聖人把得定理把不得定勢是非理也成敗勢也有勢不可爲而猶爲之者惟其理而已知此則三仁可與五臣比事功孔子可與堯舜較政治

未試於火皆純金也未試於事皆完人也惟聖人無往而不可下聖人一等皆有所不足皆可試而敗夫三代而下人物豈甚相遠哉生而所短不遇於所試則全名定論可以蓋棺不幸而偶試其所不足則不免爲累夫試不試之間不可以定人品也故君子觀人不待試而人物高下終身事業不爽分毫彼其神識自在世眼之外耳

世之頽波明知其當變狃於眾皆爲之而不敢動事之義舉明知其當爲狃於眾皆不爲而不敢動是亦眾人而已提抱之兒得一果餅未敢輒食母嘗之而後入口彼不知其可食與否也旣知之矣猶以眾人爲行止可愧也夫惟英雄豪傑不徇習以居非能違俗而任道夫是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聖

之謂獨復嗚呼此庸人智巧之士所謂生事而好異者也

士氣不可無傲氣不可有士氣者明於人已之分守正而不詭隨傲氣者昧於上下之等好高而不素位自處者每以傲人爲士氣觀人者每以士氣爲傲人悲夫故惟有士氣者能謙已下人彼傲人者昏夜乞哀或不可知矣

體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攘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事者智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四

深勇沈神閒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真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胥笑之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沒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沒有世俗都在那爵位上定人品把那邪正卻作第二著看今有僕隸乞丐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似倪首居其下矣論到此那富貴利達與這忠孝節義比來豈直太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

視亦不可渺然小也故論勢分雖抱關之吏亦有所下
以伸其尊論性分則堯舜與塗人可揖讓於一堂論心
談道孰貴孰賤孰尊孰卑故天地閒惟道貴天地閒人
惟得道者貴

山林處士常養一箇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痛憤不平
之氣此是大病痛

好名之人充其心父母兄弟妻子都顧不得何者名無兩
成必相形而後顯葉人證父攘羊陳仲子惡兄受鷺周
澤奏妻破戒皆好名之心爲之也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聖

世之人常把好事讓與他人做而甘居已於不肖又要掠
箇好名兒在身上而詆他人爲不肖悲夫是益其不肖
也

理聖人之口易理眾人之口難聖人之口易爲眾人眾人
之口難爲聖人豈直當時之毀譽卽千古英雄豪傑之
士節義正直之人一人議論之家彼臧此否各騁偏執
互爲雌黃譬之舞文吏出入人罪惟其所欲求其有大
公至正之見死者復生而譽服者幾人是生者肆口而
死者含冤也噫使臧否人物者而出於無聞之士猶昔

人之幸也彼擅著作之名號爲一世人傑而立言不慎則是獄成於廷尉就死而莫之辯也不仁莫大焉是故君子之論人與其刻也寧恕

正直者必不忠厚忠厚者必不正直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禍者正直之人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

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尤莫甚於飾才露者不藏其所有也飾者虛剽其所無也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吳

士有三不顧行道濟時人顧不得愛身富貴利達人顧不得愛德全身遠害人顧不得愛天下

其事難言而於心無愧者寧滅其可知之迹故君子爲心受惡太伯是已情有所不忍而義不得不不然者寧負大不韙之名故君子爲理受惡周公是已情有可矜而法不可廢者寧自居於忍以伸法故君子爲法受惡武侯是己人皆爲之而我獨不爲則掩其名以分謗故君子爲眾受惡宋子罕是已

不欲爲小人不能爲君子畢竟作甚麼人曰眾人既眾人

當與眾人伍矣。而列其身名於士大夫之林可乎。故眾人而有士大夫之行者，榮士大夫而爲眾人之行者，辱天之生人。雖下愚亦有一竅之明，聽其自爲用而極致之。亦有可觀而不可謂之才，所謂才者能爲人用，可圓可方，能陰能陽，而不以己用者也。以己用皆偏才也。心平氣和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從容而不後事，急遽而不失容，脫畧而不疎忽，簡靜而不

涼薄，真率而不鄙俚，溫潤而不脂韋，光明而不淺浮，沈

吟語

卷四

品藻

七

靜而不陰險，嚴毅而不苛刻，周匝而不煩碎，權變而不譎詐，精明而不猜察，亦可以爲成人矣。

厚德之士能掩人過，盛德之士不令人有過，不令人有過者，體其不得已之心，知其必至之情，而預遂之者也。

烈士死志，守士死職，任士死怨，忿士死鬥，貪士死財，躁士

死言

知其不可爲而遂安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不可爲而猶極力以圖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

無識之士有三恥：恥貧，恥賤，恥老。或曰：君子獨無恥，與曰：

有恥親在而貧恥用賢之世而賤恥年老而德業無聞
恥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著此人大無含蓄
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一箇俗念頭一雙俗眼目一口俗話說任教聰明才辯可
惜錯活了一生

或問君子小人辯之最難曰君子而近小人之迹小人而
爲君子之態此誠難辯若其大都則如皁白不可掩也
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浮薄瑣屑君子平易小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哭

人蹺蹊君子誠實小人奸詐君子多讓小人多爭君子
少文小人多態君子之心正直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
暖君子之言雅淡質直惟以達意小人之言鮮穠柔澤
務於可人君子與人親而不昵直諫而不養其過小人
與人狎而致情諛悅而多濟其非君子處事可以盟天
質曰雖骨肉而不阿小人處事低昂世態人情雖昧理
而不顧君子臨義慷慨當前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
病其禍福毀譽了不關心小人臨義則觀望顧忌先慮
爵祿身家妻子之便否視社稷蒼生漫不屬己君子事

上禮不敢不恭難使枉道小事上身不知爲我側意
隨人君子御下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情小人御下遂
吾欲而忘彼同然之願君子自奉節儉恬雅小人自奉
汰侈彌文君子親賢愛士樂道人之善小人嫉賢妒能
樂道人之非如此類者色色頓殊孔子曰患不知人吾
以爲終日相與其類可分雖善於持自有不可掩者在
也

今之論人者於辭受不論道義只以辭爲是故辭寧矯廉

而避貪愛之嫌於取與不論道義只以與爲是故與寧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兪

傷惠而避吝嗇之嫌於怨怒不論道義只以忍爲是故
禮雖當校而避無量之嫌義當明分人皆病其諛而以
倨傲矜陵爲節槩禮當持體人皆病其倨而以過禮足
恭爲盛德惟儉是取者不辯禮有當豐惟默是貴者不
論事有當言此皆察理不精貴賢知而忘其過者也噫
與不及者誠有閒矣其賊道均也

粗淺識狹聞執偏見曲說守陋規俗套斯人也若爲鄉里

常人不足輕重若居高位有令名其壞世教不細

以麤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

以浮汎心看古人玄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便加品騭眞孟浪人也

文姜與弑桓公武后滅唐子孫更其國廟此二婦者皆國賊也而耐葬於墓耐祭於廟禮法安在此千古未反一大案也或曰子無廢母之義噫是言也閭閻市井兒女之識也以禮言三綱之重等於天地天下共之子之身祖廟承繼之身非人子所得而有也母之罪宗廟君父之罪非人子所得而庇也文姜武后莊公中宗安得而私之以情言弑吾身者與我同邱陵易吾姓者與我同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五十

血食祖父之心悅乎怒乎對子而言則母尊對祖父而言則吾母臣妾也以血屬而言祖父我同姓而母異姓也子爲母忘身可也不敢讎雖殺我可也不敢讎宗廟也父也我得而專之乎專祖父之廟以濟其私不孝重生我之恩而忘祖父之讎亦不孝不體祖父之心強所讎而與之共土同牢亦不孝二婦之罪當誅吾爲人子不忍行亦不敢行也有爲國討賊者吾不當聞亦不敢罪也不誅不討爲吾母者逋戮之元凶也葬於他所食於別宮稱后夫人而不係於夫終身哀悼以傷吾之不

幸而已莊公中宗皆昏庸之主吾無責矣吾恨當時大臣陷君於大過而不顧也或曰葬我小君文姜夫子既許之矣子何罪焉曰此胡氏失仲尼之意也仲尼蓋傷魯君臣之昧禮而特著其事以示譏爾曰我言不當我而我之也曰小君言不成小君而小君之也與歷世夫人同書而不異其詞仲尼之心豈無別白至此哉不然姜氏會齊侯每行必書其惡惡之深如此而肯許其爲我小君邪或曰子狃於母重而不敢不尊臣狃於君命而不敢不從是亦權變之禮耳余曰否否宋桓夫人出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至

耳襄公立而不敢迎其母聖人不罪襄公之薄恩而美夫人之守禮况二婦之罪彌漫宇宙萬倍於出者臣子忘祖父之重而尊一罪大惡極之母以伸其私天理民彝滅矣道之不明一至是哉余安得而忘言

平生無一人稱譽其人可知矣矢平生無一人詆毀其人亦可知矣大如天聖如孔子亦嘗盡可人意是人也無分君子小人皆感激之是在大與聖人上賢邪不肖邪我不可知矣

尋行數墨是頭巾見識慎步矜趨是釵裙見識大刀闊斧

是丈夫見識能方能圓能上人能小是聖人見識

春秋人計可否喪禮義惜體面戰國人只是計利害機械
變詐苟謀成計得顧甚體面而說甚羞恥

太和中發出金石可穿何況比物有不字格者乎

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己任
以檢身約己爲先圖自有知以至於蓋棺尙有未畢之
性分不了之心緣不惟孔孟雖佛老墨翟申韓皆有一
種斃而後已念頭是以生不爲世閒贅疣之物死不爲
幽冥浮蕩之鬼乃西晉王衍輩一出以身爲懶散之物

呻吟語

卷四

五

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玄語爲
得聖之清以滅理廢教爲得道之本以浪遊於山水之
閒爲高人以銜杯於糟麴之林爲達士人廢職業家尙
虛無不止亡晉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長惰慢
放肆之風以至於今追原亂本蓋開闢於莊列而甚惡
於巢由有世道之責者宜知所戒矣

微子抱祭器歸周爲宗祀也有宋之封但使先王血食則
數十世之神靈有託我可也箕子可也但屬子姓者一
人亦可也若曰事異姓以苟富貴而避之嫌則淺之乎

其爲識也惟是箕子可爲夷齊而洪範之陳朝鮮之封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繫纍之臣釋囚訪道待以不臣之禮而使作賓固聖人之所不忍負也此亦達節之一事不可爲後世宗臣借口

無心者公無我者明當局之君子不如旁觀之眾人者有心有我之故也

君子豪傑戰兢惕勵當大事勇往直前小人豪傑放縱恣睢拚一命橫行直撞

老子猶龍不是尊美之辭蓋變化莫測淵深不露之謂也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五

樂要知內外聖賢之樂在心故順逆窮通隨處皆泰眾人之樂在物故山溪花鳥遇境纔生

可恨讀底是古人書作底是俗人事

言語以不肖而多若皆上智人更不須一語

能用天下而不能用其身君子惜之善用其身者善用天下者也

塵豪人也自正氣但一向恁底便不可與入道

學者不能從義改過非是不知只是積慵久慣自家由不得自家便沒一些指望若真正格致了便由不得自家

欲罷不能矣

孔孟以前人物只是昏兀大見大便不拘攣小家勢人尋行
數墨使殺了只成此衮箇狷者

終日不歇口無一句一可議之言高於緘默者百倍矣

越是聰明人越教誨不得

強恕須是有這恕心纔好勉強推去若視他人饑寒痛楚
漠然通不動心是恕念已無更強箇甚還須是養箇恕
出來纔好與他說強

盜莫大於瞞心昧己而竊劫次之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五

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
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所用者此語人
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默識得

鄉原是似不是僞孟子也只定他箇似字今人卻把似字
作僞字看不惟欠確且未減了他罪

不當事不知自家不濟才隨遇長識以窮精坐談先生只
好說理耳

沈溺了如神附如鬼迷全由不得自家不怕你明見真知
眼見得深淵陡澗心安意肯底直前撞去到此翻然跳

出無分毫黏帶非天下第一大勇不能學者須要知此
巢父許由世間要此等人作甚荷蕢晨門長沮桀溺知世
道已不可爲自有無道則隱一種道理巢由一派有許
多人皆污濁堯舜嘔吐皋夔自謂曠古高人而不知不
仕無義潔一身以病天下吾道之罪人也且世無巢許
不害其爲唐虞無堯舜皋夔巢許也沒安頓處誰成就
你箇高人

而今士大夫聚首時只問我輩奔奔忙忙熬熬煎煎是爲
天下國家欲濟世安民乎是爲身家妻子欲位高金多
乎世之治亂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只於這兩箇念頭定
了嗟夫吾輩日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民日窮世何
貴於有吾輩哉

口氣盛而色浮便見所得底淺遠養之人安詳沈靜豈無
慷慨激切發強剛毅時畢竟不輕恁底

以激爲直以淺爲誠皆賢者之過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能稱輕
重若執偏見曲說昧於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
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

瞽指星聾議樂大可笑也君子恥之

小勇噉燥巧勇色笑大勇沈毅至勇無氣

爲善去惡是趨吉避凶惑矣陰陽異端之說也祀非類之鬼禳自致之災祈難得之福泥無損益之時日宗趨避之邪術悲夫愚民之抵死而不悟也卽悟之者亦徂天下皆然而不敢異至有名公大人尤極信尙嗚呼反經以正邪慝將誰望哉

夫物愚者眞智者僞愚者完智者喪無論人卽鳥之返哺雉之耿介鳴鳩均平專一睢鳩和而不流雁之貞靜自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美

守騶虞之仁獬豸之秉正嫉邪何嘗有矯僞哉人亦然人之全其天者皆非智巧者也纔智巧則其天漓矣漓則其天可奪惟愚者之天不可奪故求道眞當求之愚求不二心之臣以任天下事亦當求之愚夫愚者何嘗不智哉愚者之智純正專一之智也

面色不浮眼光不亂便知胸中靜定非久養不能禮曰儼若思安定辭善形容有道氣象矣

於天理汲汲者於人欲必淡於私事耽耽者於公務必疎於虛文燁燁者於本實必薄

聖賢把持得義字最乾淨無分毫利字干擾眾人纔有義舉便不免有箇利字來擾亂利字不得便做義字不成道自孔孟以後無人識三代以上面目漢儒無見於精宋儒無見於大

有憂世之實心泣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軌宜斯人也我願爲曳屨執鞭若聚談紙上微言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眾轍不知黎庶死生卽品格有清濁均於宇宙無補也

安重深沈是第一美質定天下之大難者此人也辦天下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七

之大事者此人也剛明果斷次之其他浮薄好任翹能自喜皆行不逮者也卽見諸行事而施爲無術反以僨事此等只可居談論之科耳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慎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朗宜駕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羣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

操進退用舍之權者要知大體若專以小知觀人則卓犖奇偉之士都在所遺何者敦大節者不爲細謹有遠畧者或無小才肩鉅任者或無捷識而聰明材辯敏給圓通之士節文習熟聞見廣洽之人類不能裨緩急之用嗟夫難言之矣士之遇不遇顧上之所愛憎也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爲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

小廉曲謹之士循塗守轍之人當太平時使治一方理一事儘能奉職若定難決疑應卒蹈險寧用破綻人不用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五

尋常人雖豪悍之魁任俠之雄駕御有方更足以建奇功成大務噫難與曲局者道

聖人悲時憫俗賢人痛世疾俗眾人混世逐俗小人敗常亂俗嗚呼小人壞之眾人從之跽憫雖疾竟無益矣故明王在上則移風易俗

觀人只諒其心心苟無他迹皆可原如下官之供應未備禮節偶疎此豈有意簡傲乎簡傲上官以取罪甚愚者不爲也何怒之有供應豐溢禮節卑屈此豈敬我乎將以悅我爲進取之地也何感之有

今之國語鄉評皆繩人以細行細行一虧若不可容於清
議至於大節都脫畧廢墜渾不說起道之不明亦至此
乎可嘆也已

凡見識出於道理者第一出於氣質者第二出於世俗者
第三出於自私者爲下道理見識可建天地可質鬼神
可推四海可達萬世正大公平光明易簡此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相與授受者是也氣質見識仁者謂之仁智
者謂之智剛氣多者爲賢智爲高明柔氣多者爲沈潛
爲謙忍夷惠伊尹老莊申韓各發明其質之所近是已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堯

世俗見識狃於傳習之舊不辯是非安於耳目之常遂
爲依據教之則貌不相入攻之則牢不可破淺庸卑陋
而不可談王道自秦漢唐宋以來創業中興往往多坐
此病故禮樂文章因陋就簡紀綱法度緣勢因時二帝
三王旨趣漫不曾試嘗逸不入夢寐可爲流涕者此輩
也已私見識利害榮辱橫於胸次是非可否迷其本真
援引根據亦足成一家之說附會擴充儘可眩眾人之
聽秦皇本遊觀也而託言巡狩四岳漢武本窮兵也而
託言張皇六師道自多歧事有兩端善辯者不能使服

不知者皆爲所惑是人也設使旁觀未嘗不明惟是當局便不除已其流之弊至於禍國家亂世道而不顧豈不大可憂大可懼哉故聖賢蹈險履危把自家搭在中間定議決謀把自家除在外面卽見識短長不敢自必不害其大公無我之心也

凡爲外所勝者皆內不足也爲邪所奪者皆正不足也二者如持衡然這邊低一分那邊卽昂一分未有毫髮相下者也

善爲名者借口以掩真心不善爲名者無心而受惡名心呻吟語

卷四 品藻

卒

迹之間不可以不辯也此觀人者之所忽也

自中庸之道不明而人之相病無終已狷介之人病和易者爲孰軟和易之人病狷介者爲乖戾率真之人病愼密者爲深險愼密之人病率真者爲麤疎精明之人病渾厚者爲含糊渾厚之人病精明者爲苛刻使質於孔子吾知其必有公案矣孔子者合千聖於一身萃萬善於一心隨事而時出之因人而通變之圓神不滯化裁無端其所自爲不可以教人者也何也難以言傳也見人之爲不以備責也何也難以速化也

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
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人言之不實者十九聽言而易信者十九聽言而易傳者
十九以易信之心聽不實之言播喜傳之口何由何距
而流傳海內紀載史冊冤者冤倖者倖嗚呼難言之矣
孔門心傳惟有顏子一人曾子便屬第二等

名望甚隆非大臣之福如素行無愆人言不足讎也
儘聰明底是儘昏愚儘木訥底是儘智慧

透悟天地萬物之情然後可與言性

呻吟語

卷四

四藻

空

僧道宦官乞丐未有不許其爲聖賢者我儒衣儒冠且不
類儒彼顧得以嗤之柰何以爲異類也而鄙夷之乎

盈山寶玉滿海珠璣任人恣意採取並無禁厲權奪而束
手裹足甘守艱難愚亦至此乎

告子許大力量無論可否只一箇不動心豈無骨氣人所
能可惜只是沒學問所謂其至爾力也

千古一條大路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由之此是官路古路
乞人盜跖都有分都許由人自由耳或曰須是根著
數聖人走曰各人走各人路數聖人者走底是誰底路

肯實在走腳蹤兒自是暗合
功士後名名士後功三代而下真功名之士絕少聖人以
道德爲功名者也賢人以功名爲功名者也眾人以富
貴爲功名者也

建天下之大事功者全要眼界大眼界大則識見自別
談治道數千年來只有簡唐虞禹湯文武作用自是不侔
衰周而後直到於今高之者爲小康卑之者爲庸陋唐
虞時光景百姓夢也夢不著創業垂統之君臣必有二
帝五臣之學術而後可若將後世眼界立一代規模如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奎

何是好

一切人爲惡猶可言也惟讀書人不可爲惡讀書人爲惡
更無教化之人矣一切人犯法猶可言也做官人不可
犯法做官人犯法更無禁治之人矣

自有書契以來穿鑿附會作聰明以亂真者不可勝紀無
知者借信而好古之名以誤天下後世蒼生不有洞見
天地萬物之性情者出而正之迷誤何有極哉虛心君
子寧闕疑可也

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真小人也小

人當事則中人皆爲小人至此不爲小人眞君子也
小人亦有好事惡其人則並疵其事君子亦有過差好其
人則並飾其非皆偏也

無欲底有無私底難二氏能無情欲而不能無私無私無
欲正三教之所分也此中最要畱心理會非狃於聞見
章句之所能悟也

道理中作人天下古今都是一樣氣質中作人便自千狀
萬態

論造道之等級士不能越賢而聖越聖而天論爲學之志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奎

向不分士聖賢便要希天

顏淵透徹曾子敦樸子思縝細孟子豪爽

多學而識原是中人以下一種學問故夫子自言多聞擇
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教子張多聞闕疑多見闕殆
教人博學於文教顏子博之以文但不到一貫地位終
不成究竟故頓漸兩門各緣資性今人以一貫爲入門
上等天資自是了悟非所望於中人其誤後學不細

無理之言不能惑世誣人只是他聰明才辯附會成一段
話說甚有滋味無知之人欣然從之亂道之罪不細世

問此種話十居其六七既博且久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辯之

閒中都不容髮此智者之所乘而愚者之所昧也
明道在朱陸之間

明道不落塵埃多了看釋老伊川終是拘泥少了看莊列
迷迷易悟明迷難醒明迷愚迷明智迷人之迷一明則跳
脫明人之迷明知而陷溺明人之明不保其身迷人之
明默操其柄明明可與共太平明迷可與共憂患

巢由披卷佛老莊列只是認得我字真將天地萬物只是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畜

成就我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只是認得人字真將此身
心性命只是爲天下國家

聞毀不可遽信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毀人者
賢則所毀者損毀人者不肖則所毀者重考察之年聞
一毀言如獲拱壁不暇計所從來任人多矣
是眾人卽當取其偏長是賢者則當望以中道

士君子高談闊論語細探玄皆非實際緊要在適用濟事
故今之稱拙鈍者日不中用稱昏庸者日不濟事此雖
諺語口頭余嘗媿之同志者盍亦是務乎

秀雅溫文正容謹節清廟明堂所宜若蹈湯火衽金革食
牛吞象之氣填海移山之志死孝死忠千捶百折未可
厚望之斯人
不做討便宜底學問便是真儒
千萬人吾往赫殺老子老子是保身學問

親疎生愛憎愛憎生毀譽毀譽生禍福此智者之所耽耽
注意而端人正士之所脫畧而不顧者也此箇題目考
人品者不可不知

精神只顧得一邊任你聰明智巧有所密必有所疎惟平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七

心率物無毫髮私意者當疎當密一準於道而人自相
忘

讀書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學識甚氣度甚作用漢之
粗淺便著世俗宋之局促便落迂腐如何見三代以前
景象

真是真非惟是非者知之旁觀者不免信迹而誣其心况
門外之人况千里之外百年之後乎其不慮之譽求全
之毀皆愛憎也其愛憎者皆恩怨也故公史易信史難
或問某公如何曰可謂豪傑英雄不可謂端人正士問某

公如何曰可謂端人正士不可謂達節通儒達節通儒
乃端人正士中豪傑英雄者也

名實如形影無實之名造物所忌而矯僞者貪之闇修者
避之

遺葛牛羊毫眾往耕似無此事聖人雖委曲教人未嘗不
以誠心直道交鄰國桀在則葛非湯之屬國也奚問其
不祀卽知其無犧牲矣毫之牛羊豈可以常遺葛伯邪
葛豈真無牛羊邪有毫之眾自耕不暇而又使爲葛耕
無乃後世市恩好名沾沾煦煦者之所爲乎不然葛雖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葵

小亦先王之建國也寧至無牛羊黍盛哉卽可以供而
不祭當勸諭之矣或告之天子以明正其罪矣何至遺
牛羊往爲之耕哉可以不告天子而滅其國顧可以不
教之自供祭事而代之勞且費乎不然是多彼之罪而
我得藉口也是伯者假仁義濟貪欲之所爲也孟子
此言其亦公劉太王好貨好色之類與

漢以來儒者一件大病痛只是是古非今今人見識作爲
不如古人此其大都至於風會所宜勢極所變禮義所
起自有今人精於古人處二帝者夏之古也夏者殷之

古也殷者周之古也其實制度文爲三代不相祖述而達者皆以爲是宋儒泥古更不考古昔眞僞今世是非只如祭祀一節古人席地不便於飲食故尙簠簋籩豆其器皆高今祭古人用之從其時也子孫祭祖考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而簠簋籩豆是設可乎古者墓而不墳不可識也故不墓祭後世父母體魄所藏巍然邱壠今欲舍人子所覩記者而敬數寸之木可乎則墓祭似不可已也諸如此類甚多皆古人所笑者也使古人生於今舉動必不如此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卷

儒者惟有建業立功是難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講學者述人未嘗盡試所言恐試後縱不邪氣其實成箇事功不狠狠以敗者定不多人

而今講學不爲明道只爲角勝字面詞語閒拏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辨箇足這是甚麼心腸講甚學問得人不敢不然之情易得人自然之情難秦漢而後皆得人不敢不然之情者也

眾人但於義中尋箇利字再沒於利中尋箇義字性分名分不是兩項盡性分底不做名分召之見不肯見

之召之役往執役之事今之講學者陵犯名分自謂高潔孔子乘田委吏何嘗不折腰屈膝於大夫之庭乎噫道之不明久矣

中高第做美官欲得願足這不是了卻一生事只是作人不端或無過可稱而分毫無補於世則高第美官反以益吾之恥者也而世顧以此自多予不知其何心

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人畢竟在行道濟時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塵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也夫不仕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突

無義宇宙內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己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哉使天下而皆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况有此樂乎予無用世具行將老桑麻閒故敢云

古之論賢不肖者不曰幽明則曰枉直則知光明洞達者爲賢隱伏深險者爲不肖真率爽快者爲賢幹旋轉折者爲不肖故賢者如白日青天一見卽知其心事不肖者如深谷晦夜窮年莫測其淺深賢者如疾矢急弦更無一些回護枉者如曲鉤盤繩不知多少機關故虞廷

曰黜陟幽明孔子曰舉直錯枉觀人者之用明舍是無所取矣

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寬厚深沈遠識兼照造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無智名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其次剛明任事慷慨敢言愛國如家憂時如病而不免太露鋒鏖得失相半其次恬靜逐時動循故事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其次持祿養望保身固寵國家安危畧不介懷其次貪功啟釁怙寵張威懷是任情撓亂國政其次奸險凶淫煽虐肆毒賊傷善類蠱惑君心斷國家命脈失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堯

四海人望

極寬過厚足恭曲謹之人亂世可以保身治世可以敦俗若草昧經綸倉卒籌畫荷天下之重襄四海之難永百世之休旋乾轉坤安民阜物自有一等英雄豪傑渠輩當束之高閣

棄此身操執之常而以圓軟沾俗譽忘國家遠大之患而以寬厚市私恩巧趨人所未見之利善避人所未識之害立身於百禍不侵之地事成而我有功事敗而我無咎此智巧士也國家奚賴焉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眾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士君子立身難是不苟識見難是不俗

十分識見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悟况愚智相去不翅倍蓰而一不當意輒怒而棄之則皋夔稷契伊傅周召棄人多矣所貴乎有識而居人上者正以其能就無識之人因其微長而善用之也

大凡與人情不近卽行能卓越道之賊也聖人之道人情而已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十

以林皋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守先王之大防不爲苟且人開蹊竇此儒者之操尙也敷先王之道而布之宇宙此儒者之事功也

士君子須有三代以前一副見識然後可以進退古今權衡道法可以成濟世之業可以建不世之功

矯激之人加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吳季札陳仲子特苗郭巨之類是已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左枉而我右枉也故聖賢之心如

衡處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下使天下曉然知大中
至正之所在然後爲不詭於道

曲如鍊鐵鉤直似脫弓弦不覓封侯貴何爲死道邊
雅士無奇名幽人絕隱慝

題湯陰廟末聯千古形銷骨已朽丹心猶自血鮮鮮
寄所知云道高毀自來名重身難隱

按品藻篇舊凡一百五十二則而今講學以下四則
據陸本補中高第以下十四則據陳本補曲如鍊鐵
鉤以下四則據文集補

呻吟語

卷四

品藻

七

論對本辭中高第以下十四則與魏朝本辭曲如鍊鐵
對品藻篇舊凡一百五十二則而今講學以下四則
寄所知云道高毀自來名重身難隱
雅士無奇名幽人絕隱慝

曲如鍊鐵鉤直似脫弓弦不覓封侯貴何爲死道邊

寄所知云道高毀自來名重身難隱

呻吟語卷四畢

最分毫不得高下對天下曉然知大中

